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 
第九回 德業積成陰世富 善緣發動化身香

話說老殘正在小巷中瞻望，忽見一個少年婦人將他叫住，看來□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來，只好隨她進去。原來這家僅有兩間樓房，外面是客廳，裡間便是臥房了。老殘進了客屋，彼此行禮坐下，仔細一看，問道：「你可是石家妹妹不是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是呀！二哥你竟認不得我了！相別本也有了□年，無怪你記不得了。還記當年在揚州，二哥哥來了，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不喜歡。那時我們姐妹們同居的四五個人，都未出閣。誰知不到五年，嫁的嫁，死的死，五分七散。回想起來，怎不叫人傷心呢！」說著眼淚就流下來了。老殘道：「噯！當年石孀娘見我去，同親姪兒一般待我。」誰知我上北方去了幾年，起初聽說妹妹你出閣了，不到一二年，又聽你去世了，又一二年，聽說石孀娘也去世了。回想人在世間，真如做夢一般，一醒之後，夢中光景全不相干，豈不可歎！當初親戚故舊，一個一個的，聽說前後死去，都有許多傷感，現在不知不覺的我也死了，悽悽惶惶的，我也不知道在哪裡去的是好。今日見著妹妹，真如見著至親骨肉一般。不知妹妹現在是同孀孀一塊兒住不是？不知妹妹見著我的父親母親沒有？」石孀娘道：「我哪裡能見著伯父伯母呢？我想伯父伯母的為人，想必早已上了天了，豈是我們鬼世界的人所能得見呢！就是我的父母，我也沒有見著，聽說在四川呢。究竟怎樣也不得知，真是悽慘。」老殘道：「然則妹妹一個人住在這裡嗎？」石孀娘臉一紅，說道：「慚愧死人，我現在陰間又嫁了一回了。我現在的丈夫是個小神道，只是脾氣非常暴虐，開口便罵，舉手便打，忍辱萬分，卻也沒有一點指望。」說著說著，那淚便點點滴滴的下來。老殘道：「你何以要嫁的呢？」石孀娘道：「你想想我死的時候，才□九歲，幸尚還沒有犯甚麼罪，閻王那裡只過了一堂，就放我自由了。只是我雖然自由，一個少年女人，上哪裡去呢？我婆家的翁姑找不著，我娘家的父母找不著，叫我上哪裡去呢？打聽別人，據說凡生產過兒女的，婆家才有人來接，不曾生產過的，婆家就不算這個人了。若是同丈夫情義好的，丈夫有繫念之情，婆家也有人來接，將來繼配生子，一樣的祭祀。這雖然無後，尚不至於凍餒。你想我那陽間的丈夫，自己先不成個人，連他父母聽說也做了野鬼，都得不著他的一點祭祀，況夫妻情義，更如風馬牛不相干了。總之，人凡做了女身，第一須嫁個有德行的人家，不拘怎樣都是享福的。停一會我指給你看，那西山腳下一大房子有幾百間，僕婢如雲，何等快樂。在陽間時不過一個窮秀才，一年掙不上百□吊錢。只為其人好善，又孝順父母，到陰間就這等闊氣。其實還不是大孝呢！若大孝的人，早已上天了，我們想看一眼都看不著呢。女人若嫁了沒有德行的人家，就可怕的很。若跟著他家的行為去做，便下了地獄，更苦不可耐，像我已經算不幸之幸了。若在沒德行的人家，自己知道修積，其成就的比有德行人家的成就還要大得多呢。只是當年在陽世時不知這些道理，到了陰間雖然知道，已不中用了。然而今天碰見二哥哥，卻又是萬分慶幸的事。只盼望你回陽後努力修為，倘若你成了道，我也可以脫離苦海了。」

老殘道：「這話奇了。我目下也是個鬼，同你一樣，我如何能還陽呢？即使還陽，我又知道怎修積！即使知道修積，僥倖成了道，又與你有甚麼相干呢？」石孀娘道：「一夫得道，九族昇天。我不在你九族內嗎？那時連我爹媽都要見面哩！」老殘道：「我聽說一夫得道，九祖昇天。那有個九族昇天之說嗎？」石孀娘道：「九祖昇天，即是九族昇天。九祖享大福，九族亦蒙少惠，看親戚遠近的分別。但是九族之內，如已下地獄者，不能得益。像我們本來無罪者，一定可以蒙福哩！」老殘道：「不要說成道是難極的事，就是還陽恐怕也不易罷！」石孀娘道：「我看你一身生氣的，決不是個鬼，一定要還陽的。但是將來上天，莫忘了我苦海中人，幸甚幸甚。」老殘道：「那個自然。只是我現在有許多事要請教於你。鬼住的是什麼地方，人說在墳墓裡，我看這街市同陽間一樣，斷不是墳墓可知。」石孀娘道：「你請出來，我說給你聽。」

兩人便出了大門。石孀娘便指那空中彷彿像黃雲似的所在，說道：「你見這上頭了沒有？那就是你們的地皮。這腳下踩的，是我們的地皮。陰陽不同天，更不同地呢！再下一層，是鬼死為響的地方。鬼到人世去會作祟，響到鬼世來亦會作祟。鬼怕響，比人怕鬼還要怕得凶呢！」老殘道：「鬼與人既不同地，鬼何以能到人世呢？」石孀娘道：「俗語常言，鬼行地中，如魚行水中；鬼不見地，亦如魚不見水。你此刻即在地中，你見有地嗎？」老殘道：「我只見腳下有地，難道這空中都是地嗎？」石孀娘道：「可不是呢！我且給憑據你看。」便手摻著老殘的手道：「我同你去看你們的地去。」彷彿像把身子往上一攢似的，早已立在空中，原來要東就東，要西就西，頗為有趣。便極力往上遊去。石孀娘指道：「你看，上邊就是你們的地皮了。你看，有幾個人在那裡化紙呢。」

看那人世地皮上人，彷彿站在玻璃板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見那上邊有三個人正化紙錢，化過的，便一串一串掛下來了。其下有八九個鬼在那裡搶紙錢。老殘問道：「這是件甚事？」石孀娘道：「這三人化紙，一定是其家死了人，化給死人的。那死人有罪，被鬼差拘了去，得不著，所以都被這些野鬼搶了去了。」老殘道：「我正要請教，這陽間的所化紙錢銀錠子，果有用嗎？」石孀娘道：「自然有用，鬼全靠這個。」老殘道：「我問你，各省風俗不同，銀錢紙錠亦都不同，到底哪一省行的是靠得住的呢？」石孀娘道：「都是一樣，哪一省行甚麼紙錢，哪一省鬼就用甚麼紙錢。」老殘道：「譬如我們遨遊天下的人，逢時過節祭祖燒紙錢，或用家鄉法子，或用本地法子，有妨礙沒妨礙呢？」石孀娘道：「都無妨礙。譬如揚州人在福建做生意，得的錢都是爛板洋錢，匯到揚州就變成英洋，不過稍微折耗而已。北五省用銀子，南京、蕪湖用本洋，通匯起來還不是一樣嗎？陰世亦復如此，得了別省的錢，換作本省通用的錢，代了去便了。」

老殘問道：「祭祀祖、父，能得否？」石孀娘道：「一定能得，但有分別、如子孫祭祀時念及祖、父，雖隔千里萬里，祖、父立刻感應，立刻便來享受。如不當一回事，隨便奉行故事，毫無感情，祖、父在陰間不能知覺，往往被野鬼搶去。所以孔聖人說『祭如在』，就是這個原故。聖人能通幽明，所以制禮作樂，皆是極精微的道理。後人不肯深心體會，就失之愈遠了。」老殘又問：「陽間有燒房化庫的事，有用沒用呢？」石孀娘道：「有用。但是房子一事，不比銀錢，可以隨處變換。何處化的庫房，即在何處，不能挪移。然有一個法子，也可以行。如化庫時，底下填滿蘆席，莫教他著土，這房子化到陰間，就如船隻一樣，雖千里萬里也牽得去。」老殘點頭道：「頗有至理。」

於是同回到家裡，略坐一刻，可巧石孀娘的丈夫也就歸來。見有男子在房，怒目而視，問石孀娘這是何人？石孀娘大有覷棘之狀，語言蹇澀。老殘不耐煩，高聲說道：「我姓鐵，名叫鐵補殘，與石孀娘係表兄妹。今日從貴宅門口過，見我表妹在此，我遂入門問訊一切。我卻不知陰曹規矩，親戚准許相往來否？如其不許，則冒昧之罪在我，與石孀娘無涉。」那人聽了，向了老殘仔細看了一會，說：「在下名折禮思，本係元朝人，在陰曹做了小官，於今五百餘年了。原妻限滿，轉生山東去了，故又續娶令表妹為妻。不知先生惠顧，失禮甚多。先生大名，陽世雖不甚大，陰間久已如雷震耳。但風聞仙壽尚未滿期，即滿期亦不會閒散如此，究竟是何原故，乞略示一二。」老殘道：「在下亦不知何故，聞係因一個人命牽連案件，被差人拘來。既自見了閻羅天子，卻一句也不曾問到。原案究竟是哪一案，是何地何人何事。與我何干係，全不知道，甚為悶悶。」折禮思笑道：「陰間案件，不比陽世，先生一到，案情早已冰消瓦解，故無庸直詢。但是既蒙惠顧，禮宜備酒饌款待，惟陰間酒食，大不利於生人，故不敢以相敬之意致害尊體。」老殘道：「初次識荆，亦斷不敢相擾。但既蒙不棄，有一事請教。僕此刻孤魂飄泊，無所依據，不知如何是好？」折禮思道：「閣下不是發願要遊覽陰界嗎？等到閣下遊興衰時，自然就返本還原了，此刻也不便深說。」又道：「舍下太狹隘，我們同到酒樓上熱鬧一會兒罷！」便約老殘一同出了大門。

老殘問向哪方走，折禮思說：「我引路罷。」就前行拐了幾個彎，走了三四條大街，行到一處，迎面有條大河，河邊有座酒樓，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上得樓去，一間一間的雅座，如蜂窩一般。折禮思揀了一個座頭人去，有個酒保送上菜單來。折公選了幾樣小菜，又命取花名冊來。折公取得，遞與老殘說：「閣下最喜招致名花，請看陰世比陽間何如？」老殘接過冊子來驚道：

「陰間何以亦有此事。僕未帶錢來，不好相累。」折公道：「些小東道，尚做得起，請即挑選可也。」老殘打開一看，既不是北方的金桂玉蘭，又不是南方的寶寶媛媛，冊上分著省份，寫道某省某縣某某氏。大驚不止，說道：「這不都是良家婦女嗎？何以當著妓女！」折禮思道：「此事言之甚長。陰間本無妓女，係菩薩發大慈悲，所以想出這個法子。陰間的妓女，皆係陽間的命婦罰充官妓的，卻只入酒樓陪坐，不薦枕席。陰間亦有薦枕席的娼妓，那都是野鬼所為的事了。」老殘問道：「陽間命婦，何以要罰充官妓呢？」折禮思道：「因其惡口咒罵所致。凡陽間咒罵人何事者，來生必命自受。如好咒罵人短命早死等，來世必夭折一度，或一歲而死，或兩三歲而死。陽間妓女，本係前生犯罪之人，判令投生妓女，受辱受氣，更受鞭扑等類種種苦楚。將苦楚受盡，也有即身享福的，也有來生享福的。惟罪重者，一生受苦，無有快樂時候。若良家婦女，自己丈夫眠花宿柳，自己不能以賢德感化，令丈夫回心，卻極口咒罵妓女，並咒罵丈夫；在被罵的一邊，卻消了許多罪，減去受苦的年限。如應該受□年苦的，被人咒罵得多，就減作九年或八年不等。而咒罵人的，一面咒罵得多了，陰律應判其來生投生妓女，一度亦受種種苦惱，以消其極口咒罵之罪。惟犯此過的太多，北方尚少，南方幾至無人不犯，故菩薩慈悲，將其犯之輕者，以他別樣口頭功德抵銷。若犯得重者，罰令在陰間充官妓若干年，滿限以後往生他方，總看他咒罵的數目，定他充妓的年限。」

老殘道：「人在陽間挾妓飲酒，甚至眠花宿柳，有罪沒有？」折公道：「不能無罪，但是有可以抵銷之罪耳。如飲酒茹葷，亦不能無罪，此等統謂之有可抵銷之罪，故無大妨礙。」老殘道：「既是陽間挾妓飲酒有罪，何以陰間又可以挾妓飲酒，豈倒反無罪耶？」折公道：「亦有微罪。所以每叫一局，出錢兩千文，此錢即贖罪錢也。」老殘道：「陽間叫局，也須出錢，所出之錢可算贖罪不算呢？」折公道：「也算也不算。何以謂之也算不算？因出錢者算官罪，可以抵銷；不出錢算私罪，不准抵銷，與調戲良家婦女一樣。所以叫做也算也不算。」老殘道：「何以陽間出了錢還算可以抵銷之公罪，而陰間出了錢即便抵銷無罪，是何道理呢？」折公道：「陽間叫局，自然是狎褻的意思，陰間叫局則大不然。凡有錢之富鬼，不但好叫局，並且好多叫局。因官妓出局，每出一次局，抵銷輕口咒罵一次。若出局多者，早早抵銷清淨，便可往生他方，所以陰間富翁喜多叫局，讓他早早消罪的意思，係發於慈悲的念頭，故無罪。不但無罪，且還有微功呢。所以有罪無罪，專爭在這發念時也。若陽間為慈悲念上發動的，亦無餘罪也。」老殘點頭歎息。

折公道：「講了半天閒話，你還沒有點人，到底叫誰呀？」老殘隨手指了一名。折公說：「不可不可！至少四名。」老殘無法，又指了三名。折公亦揀了四名，交與酒保去了。不到兩秒鐘工夫，俱已來到。老殘留心看去，個個容貌端麗，亦復畫眉塗粉，豔服濃妝。雖強作歡笑，卻另有一種陰冷之氣，逼人肌膚，寒毛森森欲豎起來。坐了片刻，各自散去。

折公付了錢鈔，與老殘出來，說：「我們去訪一個朋友吧。」老殘說：「甚好。」走了數□步，到了一家，竹籬茅舍，倒也幽雅。折公扣門，出來一個小童，開門讓二人進去。進得大門，一個院落，上面三間敞廳。進得敞廳，覺桌椅條檯，亦復佈置得井井有條。牆上卻無字畫，三面粉壁，一抹光的，只有西面壁上題著幾行大字，字有茶碗口大。老殘走上前去一看，原來是一首七律。寫道：

野火難消寸草心，百年荏苒到如今。  
牆根蚯蚓吹殘笛，屋角鴉鼻弄好音。  
有酒有花春寂寂，無風無雨晝沉沉。  
閑來曳杖秋郊外，重疊寒雲萬里深。

老殘在牆上讀詩，只聽折禮思問那小童道：「你主人哪裡去了？」小童答道：「今日是他的忌辰，他家曾孫祭奠他呢，他享受去了。」折禮思道：「那麼回來還早呢，我們去吧。」老殘又隨折公出來。折公問老殘上哪裡去呢，老殘道：「我不知道上哪裡去。」折公凝了一凝神，忽然向老殘身上聞了又聞，說：「我們回去，還到我們舍下坐坐吧。」

不到幾時，已到折公家下。方進了門，石姑娘迎接上來，走至老殘面前，用鼻子嗅了兩嗅，眉開眼笑的說：「恭喜二哥哥！」折公道：「我本想同鐵先生再遊兩處的，忽然聞著若有檀香味似的，我知道必是他身上發出來的，仔細一聞果然，所以我說趕緊回家吧。我們要沾好大的光呢！」石姑娘道：「可盼望出好日子來了。」折禮思說：「你看此刻香氣又大得多了。」老殘只是愣，說：「我不懂你們說的甚麼話。」石姑娘說：「二哥哥，你自己聞聞看。」老殘果然用鼻子嗅了嗅，覺得有股子檀香味，說：「你們燒檀香的嗎？」石姑娘說：「陰間哪有檀香燒！要有檀香，早不在這裡了。這是二哥哥你身上發出來的檀香，必是在陽間結得佛菩薩的善緣，此刻發動，頃刻你就要上西方極樂世界的。我們這裡有你這位佛菩薩來一次，不曉得要受多少福呢！」

正在議論，只覺那香味越來得濃了，兩個小樓忽然變成金闕銀台一般。那折禮思夫婦衣服也變得華麗了，面目也變得光彩得多了，老殘詫異不解何故，正欲詢問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